

□刘  
军

## 昆山徐氏家族 与遂园雅集



马鞍山风景秀丽，山清水秀，自古以来，昆山的殷实人家，喜欢围绕马鞍山修筑私家园林，山前山后曾分布着众多秀美庭园，如夏家园、乐彼之园、栩园、青阳溪馆、翠云居、文笔居、片玉山房、武陵园等。一些地方望族在他们建造的园林里，传播地方文化，延续地方文脉，形成了昆山雅致宁静的园林文化景观。

在马鞍山西麓，明代吏科给事中许从龙辟养徐园，据王世贞《养徐园记》记载，该园“右负城，左瞰山，竹木森秀，台榭馆渥之类错居，而各有所窈窕靓深，洁不容唾，规池矩沼，负抱婉转”。

同样位于马鞍山西麓的三友园（又称三益园），原是葛氏别墅，后于康熙乙卯（1675年）由昆山叶奕苞、徐开任和太仓吴扶风三人筹金建筑。该园背溪临池，奇石嶙峋，时称西岩胜景，它不仅拥有超凡脱俗的风景，也蕴藏着

叶、徐、吴三人的友情。叶奕苞有诗赞三友园之地貌与风致，云：“仰头一线辟雄关，意匠凌虚结构间。选胜直须夸巨眼，赏奇谁共对孱颜。”自豪畅快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园主叶奕苞等人常在此招饮文友，诗文唱和。如康熙十六年（1677年）中秋，应叶奕苞、徐开任之邀，陈维崧、潘耒、徐元文等人在三友园雅集，陈维崧写下《念奴娇·丁巳中秋玉峰徐季重叶九来招饮三友园》，有描摹三友园夜色的名句：“插天峭壁，被风吹，月浪洗来逾绿。”意象高洁，意境奔放，想象瑰丽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在马鞍山北麓，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园林，最初的名字叫“附巢山园”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它最早的主人是顾震寰，字附巢，后被葛芝的祖父所买，改称“北园”，葛芝在此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代。北园后售予李氏，再后来被葛芝的朋友徐开任所购。葛芝这样形容

北园之美：“从园而望，山环抱焉。岩石峻洁，草树幽邃，至是有加。盖昆山之胜，于斯为最已。”后来，徐开任将北园转给侄子徐乾学，徐氏改北园为遂园。遂园有着丰赡的文化历史内涵，是亭林园内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。

徐乾学，字原一，号健庵，又号东海，徐开法长子，顾炎武外甥。顺治十一年（1654年）由府学生员拔为贡生，后在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取得了探花的功名，历官至左都御使、刑部尚书职。

康熙癸酉（1693年）中秋，前户部尚书王日藻、按察使许缙曾在松江秦望山庄举办耆年会。秦望山庄由王日藻罢归后营造，依山傍水，风景优美。告老

归乡的徐乾学与前广西道监察御史盛符升，两人一道自昆山启程，至华亭赴耆年会。徐乾学作诗感谢许缙曾、王日藻的盛情邀请，曰：“穷巷久无人迹到，仙家新有鹤书来。伫看蟾兔当三五，洞府华觞许暂陪。”

松江秦望山庄耆年会到场老人不多，留下的诗文较少，比较起来，康熙甲戌（1694年）三月三日上巳节，由徐乾学、盛符升和徐秉义在遂园举办的耆年会，参与人数更多，持续时间更久，声势规模更大。且徐乾学本人亲自主持、持续编撰耆年会相关诗文集，并邀请画师绘下当时场景，邀请宾朋赋诗题字，不断扩大和加强此次遂园雅集的影响力。



◇ 徐乾学像



◇ 徐秉义像

徐乾学说：“耆年之会，始于云间王许二先生秦望山庄，水竹清幽，东南胜美，今岁暮春，盛诚斋与余兄弟，续举斯会。”当时，正逢徐氏遂园修葺一新，徐乾学、徐秉义和盛符升三人做东，联合邀请众多老年文友来此雅集，应邀而至的有：举人通判常熟钱陆灿（83岁）、翰林院检讨长洲尤侗（75岁）、右春坊赞善太仓黄与坚（75岁）、华亭王日藻（72岁）、提学僉事长洲何棖（70岁）、举人常熟孙诒（69岁）、华亭许缙曾（68岁）、司经局洗马上海周金然（64岁）、前左春坊左谕德无锡秦松龄（58岁），这9位老人的年龄，加上三位主人的年龄，为842岁。因为种种原因，徐乾学邀请的几位老人，如侍讲缪彤、学士韩慕庐等三人未能赴约，不然，可凑成千岁宴。

受邀的老人，集中有这样几个特点：

一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60岁以上，又大多曾在朝廷为官，现已告老还乡，是德高望重的士绅阶层，门人较多，交游甚广，在地方上有很大的文化影响力和号召力。

二、他们来自江南吴文化圈，如苏州、无锡、太仓、常熟、松江、上海一带，形成一个过从甚密的文化圈与人情网。这一地区是富庶的鱼米之乡，经济较为活跃，文化也很繁荣。参与遂园雅集的老年学者大多拥有自己的私人园

林，如秦松龄的寄畅园、王日藻的秦望山庄等，这些在当时闻名遐迩的江南园林，成为园主与文友酬唱雅集的所在，助推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，在文化史和园林史方面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三、前来赴约的老年学者，均与徐氏兄弟以及盛符升的私交甚好。昆山三徐在江南一带名重一时，影响巨大，此次雅集也再一次显示了徐氏家族的号召力。尤其是徐乾学，在朝为官多年，且擅长诗文，因此在官场和文坛，积累了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。

为了办好此次耆年会，作为东道主的徐乾学、徐秉义和盛符升做了大量准备工作。如遂园的修葺，老人的选定，酒食的安排，陪从的人选等，都精心设计，用心谋划。修整之后的遂园，宁静淡雅，亭馆闲丽。徐乾学等人制定了《耆年会约》，提出七点注意事项：

- (1) 在上巳节前十日，将邀请函送至各位老人，要求风雨无辞。
- (2) 胜游雅集，不宜张设盛筵，多用丝竹，老人饮食起居，听便勿强留。
- (3) 园林山水，娱目赏心，凡有吟咏，分题招韵，随意挥洒，可以补作，如若不然，则行金谷之罚。
- (4) 每年拟再集，每集以三日或五日为期，惬意适意、简单率真。
- (5) 除门人渊源外，一概以年龄长幼为序列。
- (6) 门人子弟，愿陪侍者，便请偕来。
- (7) 务稍节约，宴集时，从者不用犒金。每日早晚，四人一桌，疏肉四器，

车夫量给酒钱。

据尤侗《悔庵年谱》记载，在遂园雅集时，有一姓洪的人，他的女儿被人强卖，此女哭泣不肯离去，尤侗动了恻隐之心，请诸位与会老人醵金五十两，将其赎回，传为美谈。当然，遂园修禊，最重要的是，在老人们登临山水，促膝谈心，饮酒言欢之余，写下了大量歌咏此次雅集的诗文。

徐乾学整理的《遂园禊饮集》卷一收录了主宾十二人的诗，同时也收录了绀池上人（宗渭）以及徐乾学门人王喆生和子侄数人的诗，共52首。综观这些诗，吟咏的内容大体分为以下几点：

一、颂耆年禊饮，赞玉峰春色，叹昆邑文脉之不绝。如盛符升云：“翠微深处上芒亭，山色林光映草青。解珮人归看蝶散，随波觞至咏云停。”王日藻云：“绿野风光春满座，桃花新水客凭栏。流觞盛事传今日，峰顶人从树杪看。”何棖云：“流觞解禊欢无极，击

鼓催花醉不醒。莫道马鞍丘壑少，他年还溯子云亭。”徐乾学云：“梁鸿溪并陆机亭，帆驿中间桂桨停。谷水萦回环睥睨，玉山苍翠满阶庭。”周金然云：“红泉碧树白沙汀，中有群贤解禊亭。金谷宁须苛酒数，草堂端不愧山灵。”徐秉义云：“禊日园林尚薄寒，群贤鼓舫江干。忍辱洛下耆英合，地作山阴曲水看。”老人笔下的马鞍山，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外，更赋予了浓郁的历史文化内涵。诗人们将遂园雅集与王羲之的兰亭雅集、白居易的香山九老会等并置，意在强调和凸显此次聚会的重要性，同时，他们又将陆机、顾阿瑛等昆山先贤纳入吟诵范围，展现昆山生生不息的文化发展脉络。

二、叹韶光易逝，表忠君之心，歌太平盛世，咏国泰民安。面对日渐老去的容颜和日渐佝偻的身体，这些长寿老人在诗歌中会表达生命老去，荣光渐衰的感伤情绪。不过，因他们大多有在朝



◇ 黄与坚像



◇ 钱陆灿像



◇ 尤侗像

廷为官的经历，所以，虽告老归田，仍心忧天下，其诗也表达了对朝廷和君主的忠心。如黄与坚云：“水木丛攒一草亭，漫从猿鹤叩山灵。归当晚岁头还白，交忆平生眼倍青。”字里行间洋溢着不服老的豪迈气概。年龄最大的钱陆灿云：“四海知名新改鬓，两朝长养旧弹冠。”既有对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慨，又有对国家安稳，政治清明，以及能安享晚年的喟叹。

三、寄情山水，独抒性灵。尤侗的诗在众老人中别具一格，其诗云：“昆冈之英草堂灵，春日江南聚客星。白发花间听乐句，紫衫竹下品茶经。停云霭霭人常健，暮雨潇潇酒未醒。我向玉山追老铁，还吹短笛过维亭。”借用了元代文人顾阿瑛、杨维桢玉山草堂雅集的典故，引出遂园雅集。尤侗不谈忠心报国之情，不感伤老之已至，而是全身心投入此次禊饮，在忘情与忘我之间，挥洒性灵，诗行中奔突着强烈的主观精神和个体意志。最后一句尤为豪迈，杨维桢号铁笛道人，晚年自号老铁，善吹笛，常参与顾阿瑛的玉山草堂雅集。尤侗来到杨维桢曾活动过的马鞍山，睹物思人，既有怀古之幽情，又显襟怀之洒脱，具有儒侠之气。

不约而至的诗僧宗渭，也依韵作诗二首。诗句如“酒香花气沾衣润，树色岚光逼座寒。不道永和风未远，争来野老隔溪看。”展现了这位出家人潇洒不

羁的性情，在遂园雅集上，他将佛家清规戒律搁置一边，释放自己的性灵，与众文友乐在其中。

徐乾学子侄、孙辈，和门人王喆生作为陪从人员，参与和见证了遂园雅集，他们也依兰亭韵赋诗，诗文收录于《遂园禊饮集》，其中不乏形容老人醉酒、赏戏、嬉游的精彩诗句，如王喆生诗云：“何须俯仰悲陈迹，只向空山问醉醒。”

除了雅丽深致的诗文，此次耆年会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作品，即徐乾学请宫廷画手禹之鼎作《遂园耆年禊饮图》。禹之鼎（1647—1716）尤擅长画肖像，是名重一时的清代画家，与众多朝中权臣私交甚好，长期为徐乾学等人作画。据钱陆灿的《遂园耆年禊饮图记》可知，禹之鼎通过细致观察老人们在聚会上的外貌、衣着、神态、举止等，揣摩与会老人的神韵，绘制而成。全卷分四个场景：第一景在堂外池边，坐着周金然、黄与坚、王却非和许缙曾四位老人，他们或捻须，或伫思，或执卷，各具神态，惟妙惟肖。第二景在开满桃花的曲折小径上，有一手探棋盘中棋子的尤侗，有与尤侗对弈欲落棋子的何棣，以及在旁边监局的诗僧宗渭。第三景在遂园池塘之桥上，徐乾学手指池水，势欲过桥，右边扶着徐乾学的是其长子徐艺初，膝前六岁左右的娃娃拉着徐乾学的衣带往前先行者，是徐乾学的曾孙。

而稍远处，左边树下站着三人，为徐乾学之侄徐树声，以及徐乾学之孙徐德俶和徐德份。第四景在迤邐长廊树石间，左边坐着入禅定的盛符升，有坐于石上，长身白皙、骨理神秀的秦松龄，有右手扞膝，左手捻指，低语不闻的徐秉义，有佝偻站立的钱陆灿，还有抱膝看山的孙暘。

徐乾学原计划于当年中秋，继续召集原班人马，在苏州虎丘举办耆年会。并将其后所作的诗歌收入《遂园禊饮集》卷二，共55首，多主宾唱和之作。这一卷中，除徐乾学的赠诗外，主人之一的盛符升也写了一系列酬谢诗，分赠给王却非、钱陆灿、尤侗、孙暘、秦松龄、何棫、周金然等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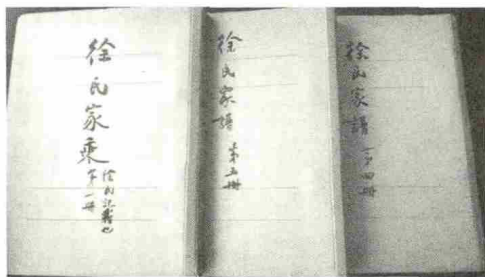
不多久，徐乾学又收到了一批应和之作，他将其编入《遂园禊饮集》卷三，共38首。作者多为华亭、青浦、太仓、昆山、吴江、嘉定、长洲、嘉善的远近文人，如徐昂发、梁逸、吴旻、顾湄、张大受、吴祖修等。至此，在徐乾学的精心操持下，《遂园禊饮集》已编成三卷，无论是修禊之日的兰亭韵诗，还是之后的和诗，内容均围绕着遂园耆年会展开，玉峰遂园成为当时雅致知性的江南生活文化意象之一。

当年七月，徐乾学去世，他没能等到虎丘中秋再聚，也未能看到晚些时日康熙召其回京的圣旨。据（光绪）《昆新两县续修合志》记载，康熙四十四年

（1705年）三月，康熙南巡，二十三日傍晚，他在昆山城外的三里桥泊舟靠岸，作诗《驻蹕昆山》，有跋曰：“赋得劲节疏枝带晚风之句，赐礼部侍郎昆山徐秉义。”传旨云：“诗中第三联专为尔兄弟而发。”该诗第三联为：“落照昆山掩玉色，远分秦望系人思。”表达了康熙对昆山三徐，尤其是徐乾学的感情。第二日上午，康熙登临马鞍山，览文笔峰，赋诗《雨中登文笔峰》，后由北山而下，过凤凰石，至遂园。徐秉义率子侄在园门接驾。康熙赏赐徐秉义书法作品和宫扇，并一一询问徐乾学和徐元文的墓地情况。老百姓得知康熙在此，争先恐后拥在门外一睹圣容，因人多拥挤，还有人跌落在地，遂园也因康熙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。

喧嚣过后，复归沉寂的遂园，不因主人们的故去而销声匿迹，也不因康熙的临幸而声名鹊起。后继的与遂园禊饮相关诗文源源不断，持续发酵，遂成一道绚烂的文化霞光，照亮着逐渐没落的徐氏遂园。

后来遂园日渐荒芜，雍正年间，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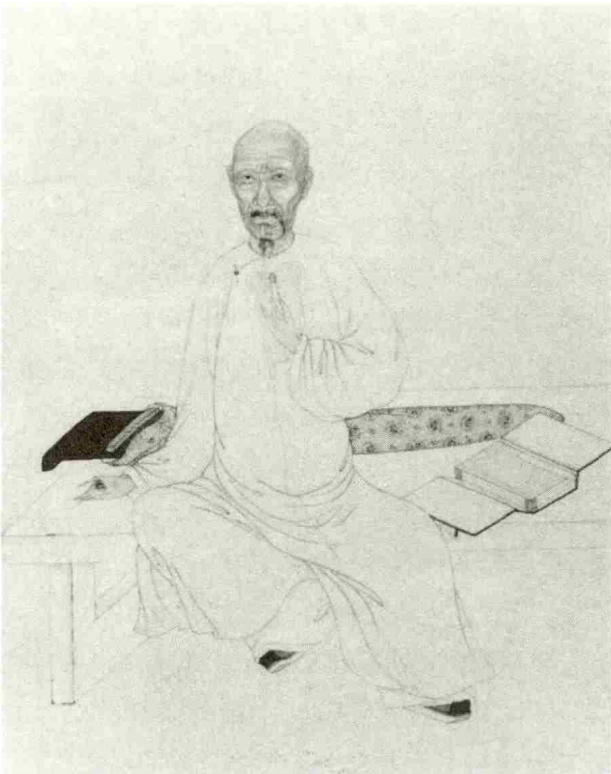
◇ 徐氏家乘

废。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改为普义园，收埋无主暴露棺骸。园内杂草丛生、荒冢累累，诗人们用感性文笔，为后人勾勒出遂园的萧条与寂寞。吴江诸生郁扬勋有诗《憩徐氏北园池上》，记录了遂园初废时的惨淡光景。云：“溪堂杂菱苕，沙屿散凫鹄。围棋曾几何，已动西州哭。因悲平津邸，事变惊凉燠。三咏华屋诗，徘徊倚修竹。”这首诗是沈德潜的朋友多年前游遂园时，从壁间抄录，沈德潜喜欢其闲远含蕴，有注：“司寇公北园余及见其盛衰。作者此诗应在初零落时，故有世事变凉燠之感，今则废为义冢矣。曲池之平，华屋之倾，古今一辙，可胜慨然。”

能让后人铭记遂园的，不只是那些诗文，还有禹之鼎作的《遂园耆年禊饮图》。徐乾学去世后，宗渭拿着这幅图，遍访当年参会老友，请他们在图上题诗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，终在近百年之后，由两位后人将其推向更广大的文友，扩大了该图的影响。他们一位是江苏无锡的秦瀛，一位是安徽歙县的徐宝善。

秦瀛（1743—1821），为当年参与遂园雅集的秦松龄之玄孙。为呼应百年前的那场耆年会，秦瀛广请老年文友题字于图上。嘉庆五年（1800年）十二月，时年78岁的书法家梁同书

为《遂园耆年禊饮图》作跋，云：“得见此卷，正如追陪末座，进退揖让间，岂非一大幸耶？”嘉庆十一年（1806年），时年76岁的朱珪，就曾数次为秦瀛的这幅图题字，诗云：“玉峰尚书遂园禊，百年盛世今未央。耆英十二典型宿，徐公昆弟星角亢……知人论世必求是，浮云逝水空苍茫。”嘉庆十二年（1807年）五月，时年75岁的翁方纲题诗，曰：“尚书告归第五春，檐园遂园袂禊辰，徐孺之榻谁主宾，香山洛社八百旬。玉山草堂界溪滨，三百年事拈重新。仲瑛后又十二人，仲也果亭折柬申。”



◇ 秦瀛像

徐宝善（1790—1838），字廉峰，嘉庆戊寅举人，庚辰进士，翰林院编修，为徐乾学的五世孙。徐宝善也有一幅《遂园耆年褙饮图》，或称为《玉峰遂园耆年褙饮图》。他如秦瀛一般，也遍请文友为该图题诗题字，先后有龚自珍、张际亮、黄爵滋等题诗。

徐宝善后来将此图交与儿子徐志导、徐志恭收藏，他们也请文人作诗，叶名沣作诗《题遂园耆年褙饮图并序》。再后来，徐宝善之孙圣秋请两淮盐运使方濬颐为该图题字。

秦瀛和徐宝善都有《遂园耆年褙饮图》，到底哪一幅图是禹之鼎的真迹呢？晚清一代名相祁隽藻在给徐宝善所藏图上题字，云：“今此图有记无诗，廉峰言当时秦对岩先生家有副本，今归苏州某氏，或即壹斋（黄钺）所见与？”方濬颐也有记录：“圣秋（徐宝善之孙）曰别有一卷在京师，前人题咏殆满，惜乎予未见之也。此卷惟湘灵先生一记，及黄勤敏公二诗，图则为禹鸿胪所图……据勤敏云，朱文正公所题之图与此大同小异，亦禹鸿胪笔。此卷气韵较胜，断为初本，信可宝也。”如此看来，徐宝善保存的这幅图只有钱陆灿的记，而无其他人的题诗，在京师的另一卷褙饮图，写满了前人题咏诗句，这与诗僧宗渭在徐乾学去世后，请所有与会老人题诗其上相吻合。据徐乾学六世孙徐征麟在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七月

的回忆：“《遂园褙饮图》题咏一卷，本藏传是楼，不知何时遗佚。锡山秦小峴表丈得之于苏郡某氏，重为装裱，并载，同时诸钜公题志及侍郎公自为书后。”因此，可推断秦瀛那幅《遂园耆年褙饮图》当为初稿，徐宝善这一卷或为副本。后来，秦瀛所藏褙饮图流落民间。

检晚清金石学家、文献学家、收藏家叶昌炽的《缘督庐日记》，光绪戊寅（1878年）十一月十九日，作七律两首，即《题潘硕庭所藏遂园褙饮图和西圃师原韵》，有句云：“上巳湔裙歌采兰，韩诗欲索解人难。弟兄并擅龙文誉，宾主谁司牛耳坛。王谢一门客继轨，羊求三径许追欢。最怜传是楼中物，一样零缣劫已寒。”可知在清末，《遂园耆年褙饮图》归吴县藏书世家潘志万收藏。

如今，《遂园耆年褙饮图》已不知所踪，大量与之相关的文化信息淹没在浩瀚的时间长河里。1983年，昆山市人民政府拨款重建遂园，由同济大学园林建筑专家陈从周、吕典雅精心设计，在曾经的荒芜之地上恢复遂园古迹，建造新的景点。遂园逐渐成为马鞍山北的核心景点之一，其典雅娟秀的江南园林特质，常引得游客流连。

（题图：今日亭林园）

作者单位：昆山市博物馆